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七辑：各国中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诗歌

# 俄罗斯浪游散记

〔俄〕高尔基 著  
耿济之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七辑：各国中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诗歌◆

# 俄罗斯浪游散记

〔俄〕高尔基 著 耿济之 译



上海三聯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浪游散记/[俄]高尔基著;耿济之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8  
ISBN 978-7-5426-5995-8

I. ①俄… II. ①高… ②耿…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苏联 ②诗集—苏联  
IV. ①I51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5094号

俄罗斯浪游散记

著 者/[俄]高尔基  
译 者/耿济之

责任编辑/陈启甸  
封面设计/清风  
责任校对/江岩  
策 划/嘎拉  
执 行/取映文化  
监 制/姚军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电 话/021-22895557

印 刷/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50×900 1/16

字 数/650千字

印 张/41

书 号/ISBN 978-7-5426-5995-8/I·1277

定 价/186.00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601369

## 出版人的話

中国现代书面语言的表述方法和体裁样式的形成，是与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大量翻译外国作品的影响分不开的。那个时期对于外国作品的翻译，逐渐朝着更为白话的方面发展，使语言的通俗性、叙述的完整性、描写的生动性、刻画的可感性以及句子的逻辑性……都逐渐摆脱了文言文不可避免的局限，影响着文学或其他著述朝着翻译的语言样式发展。这种日趋成熟的翻译语言，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同时也助推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生成。

中国几千年来文学一直是以文言文为主体的。传统的文言文用词简练、韵律有致，清末民初还盛行桐城派的义法，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情感、叙事和论述的表达，特别是面对西式的多有铺陈性的语境。在西方著作大量涌入的民国初期，文言文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取而代之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用白话文的句式、文法、词汇等构建的翻译作品。这样的翻译推动了“白话文革命”。白话文的语句应用，正是通过直接借用西方的语言表述方式的翻译和著述，逐渐演进为现代汉语的语法和形式逻辑。

著译不分家，著译合一。这是当时的独特现象。这套丛书所选的译著，其译者大多是翻译与创作合一的文章大家，是中国现代书面语言表述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践者。如林纾、耿济之、伍光建、戴望舒、曾朴、芳信、李劫人、李葆贞、郑振铎、洪灵菲、洪深、李兰、钟宪民、鲁迅、刘半农、朱生豪、王维克、傅雷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翻译与创作合一的大家，因丛书选入的译著不涉及未提。

梳理并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是在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迄今为止，国人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认同，大体没有超出那时的翻译范围。

当今的翻译可以更加成熟地运用现代汉语的句式、语法及逻辑接轨于外文，有能力超越那时的水准。但也有不及那时译者对中国传统语言精当运用的情形，使译述的语句相对冗长。当今的翻译大多是在

著译明确分工的情形下进行，译者就更需要从著译合一的大家那里汲取借鉴。遗憾的是当初的译本已难寻觅，后来重编的版本也难免在经历社会变迁中或多或少失去原本意蕴。特别是那些把原译作为参照力求摆脱原译文字的重译，难免会用同义或相近词句改变当初更恰当的语义。当然，先入为主的翻译可能会让后译者不易企及。原始地再现初时的翻译本貌，也是为当今的翻译提供值得借鉴的蓝本。

搜寻查找并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

首先确定这些译本在中国是否首译。

其次是这些首译曾经的影响。丛书拾回了许多因种种原因被后来丢弃的不曾重版的当时译著，今天的许多读者不知道有所发生，但在当时确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再次是翻译的文学体裁尽可能齐全，包括小说、戏剧、传记、诗歌等，展现那时面对世界文学的海纳百川。特别是当时出现了对外国戏剧的大量翻译，这是与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兴起的模仿西方戏剧样式的新剧热潮分不开的。

困难的是，大多原译著，因当时的战乱或条件所限，完好保存下来极难，多有缺页残页或字迹模糊难辨的情况，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在技术上、编辑校勘上作了十足的努力，达到了完整并清楚阅读的效果，很不容易。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首编为九辑：一至六辑为长篇小说，61种73卷本；七辑为中短篇小说，11种（集）；八、九辑为戏剧，27种32卷本。总计99种116卷本。其中有些译著当时出版为多卷本，根据容量合订为一卷本。

总之，编辑出版这样一套规模不小的丛书，把世界文学经典译著发生的初始版本再为呈现，对于研究界、翻译界以及感兴趣的读者无疑是一件好事，对于文化的积累更是具有延续传承的重要意义。

二

2018年3月1日

「俄」高爾基 著 耿濟之 譯

# 俄羅斯浪游散記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 目次

|                |    |
|----------------|----|
| 人的誕生·····      | 一  |
| 流冰·····        | 一七 |
| 顧平·····        | 三二 |
| 尼魯士卡·····      | 六  |
| 公墓·····        | 三二 |
| 輪船上·····       | 一四 |
| 女人·····        | 一五 |
| 山谷·····        | 三三 |
| 卡里甯·····       | 二九 |
| 海行·····        | 四六 |
| 死人·····        | 二二 |
| 混亂·····        | 三四 |
| 沙莫夫家的晚會·····   | 三六 |
| 夜訪柏拿士金·····    | 三三 |
| 蘇登麥脫金家的晚會····· | 三八 |

|                     |     |
|---------------------|-----|
| 淡灰與蔚藍·····          | 四〇八 |
| 書·····              | 四〇六 |
| 歌曲如何編成的·····        | 四〇三 |
| 烏罪·····             | 四〇八 |
| 一角錢·····            | 四〇六 |
| 幸福·····             | 四〇六 |
| 英雄·····             | 四六一 |
| 丑角·····             | 四〇九 |
| 觀衆·····             | 四七七 |
| 茲姆卡·····            | 四九五 |
| 輕鬆的人·····           | 四五五 |
| 「淨穉的情慾」·····        | 五四八 |
| 長哥爾河上·····          | 五七五 |
| 快樂的人·····           | 五九九 |
| 女郎與死神（童話）·····      | 六二二 |
| 關於埃倫特庫西公爵夫人的歌謠····· | 六三〇 |



## 人的誕生

這事發生在一八九二年，饑饉的年頭，蘇和姆和涅切姆奇爾之間，郭道爾河岸旁，離海不遠的地方。從光明的山溪水的快樂的嘈聲中間明顯地聽出海浪的沈重的襪聲。

秋天，月桂櫻桃樹的黃澄澄的葉子，像活潑的小鯉魚般，在郭洛爾河的白沫裏旋轉。我坐在河岸石上，心想一定海燕和鷗鳥也把樹葉認作魚，受了騙，所以牠們在右面樹後，海水濺潑的所在，這樣生氣地喊叫。我頭上的栗子照出金色，我的腳下有許多樹葉像一個人的切着紋路的手掌。對岸黑見風乾的樹枝業已光裸，在空中曳過，像破碎的魚網。紅中帶黑的山啄木鳥在枝上跳躍，像被捉了似的，黑鳥在樹幹的殼皮上叩擊，逼趕出昆蟲來。靈巧的山雀和鴿色的五十雀，——從遼遠的北方來的客人，——啄擊牠們。

左面的山嶺上沈重地懸掛着煙霧般的雲，透露雨意，黑影從那裏爬到綠油油的斜坡上。坡上長着死沈沈的黃楊樹，在老山毛櫸和菩提樹的洞穴中可以找到「醉蜜」，它的醉人的甜蜜在古時幾乎使偉大的傍貝城的兵士全軍覆沒，使整營的鋼鐵般的羅馬人醉倒；蜂兒用月桂和杜鵑花釀成，「過路的」人們則從樹穴內取出，抹在大麥粉製成的薄薄的餅上與下去。

我也從事於此，坐在栗樹底下的石上，被發怒的蜂兒狠狠地咬了一口，把一塊塊的麵包探進裝滿蜜

的鉢頭裏去，一面喫，一面欣賞疲倦的秋日的懶洋洋的遊戲。

秋天的高加索好像富足的教堂，由偉大的智慧的人們（他們永遠是偉大的罪人們）爲了將他們的過去在良心的銳利的眼睛面前隱瞞住，而築成廣大無垠的，用黃金，藍寶石和祖母綠石鑲成的教堂。在山上鋪着在薩馬爾坎特和石馬哈的土耳其克孟人們用絲繡織成的上好的地毯，將整個世界的一切搶劫了來，——送到這裏，放在太陽的眼前，似乎想對它說：

「你的——由於你的——獻給你。」

我看見一些長鬚的灰色的巨人們舉着快樂的孩童般的大眼，從山上走下，將大地裝飾起來，四處豪爽地播散色彩繽紛的寶物，用厚厚的銀塊覆蓋山嶺，用活潑的，綢布般的各色各樣的樹木覆蓋山坡，於是這塊豐肥的田地他們的手底下變成發狂般的美麗。

大地上做人是太佳妙的職務，可以看到多少奇妙的東西，在靜悄悄地欣賞美景的時候，心靈感到痛苦地甜蜜的程度。

是的，——有時候也有困難發生，整個胸脯充滿着濃密的怨恨，煩惱貪婪地吮吸心裏的血，但這不是永遠如此的，太陽也時常十分憂愁地看人：它爲人們如此勞苦，——而那些小人兒還是不能成功……

自然也有不少好的，但是——必須把他們修理一下，或者最好是重新予以改造。

離我的左邊，在樹樑上面，有些黑暗的人頭搖曳着：在海浪的喧聲和河水的怨訴中微微地聽到人語

聲——那是「飢民」從蘇和姆到渥切姆奇爾去做工。他們會在蘇和姆那裏建築公路。

我知道他們——他們是渥洛夫省人。我同他們一塊兒工作，昨天一塊兒算清了賬。我在夜裏比他們先動身走，想在海岸傍迎接日出。

四個農夫，還有一個額骨高聳的村婦，年青的，懷孕的，肚子大得朝鼻尖翹起，眼睛畏懼地瞪出，作煞灰色。我在樹標上面看見她的包黃手帕的頭，在那裏搖盪着，像風下的開花的向日葵。她的丈夫在蘇和姆死去——喫多了水菓。我住在板房裏，這些人們的中間：由於俄國人的好習慣，他們把自己的不幸事情講了許多，而且那樣洪響，大概在五俄里以外也會聽得見他們的可憐的話語。

這是一些被憂愁壓扁了的煩悶的人們。憂愁把他們從疲乏的，無所生長的，故鄉的土地上摘下，像風掃秋天的乾葉似的帶了過來，在此地這陌生的自然的奢侈使人驚訝而且眩盲，而努力的艱苦的條件把這些人完全摧倒。他們看着這裏的一切，慌亂地眯着褪色的，憂愁的眼睛，相對作可憐的微笑，輕聲說：

「哎喲——這才是地呀……」

「簡直從裏面擠出來。」

「是的……但是——那祇是石頭……」

「不方便的土地，應該這樣說……」

於是憶起牝馬脾，乾草場，溼地——那些親切的地方，在那裏每一把泥土全是他們的祖先的遺骸，一

切是可記念，熟悉的，寶貴的，——被他們的汗水滋潤著的。

在他們一塊兒還有一個村婦，——高身，直挺，平得像一塊木板，馬形的下顎，一雙黑得像煤炭的斜眼，發出黯淡的光采。

晚上，她同這個繫黃手帕的女人走到板房後面，坐在石子堆上，臉頰放在掌上，頭斜側，用高高的，盛怒的聲音唱道：

「教堂後園……

綠油油的樹樑底下——

沙土上面……

我鋪好白白的手帕……

好不耐煩……

等候親愛的好人兒……

親愛的一來……

我對他彎腰鞠躬……」

黃色的女人照例沈默，俯頸，審視她的肚腹，但有時突然出乎意料以外地，用懶洋洋的，濃厚的，像嬰孩般嘶啞的聲音加入歌唱，唱出一些嗚咽似的話語：

「喔，愛人兒……」

「喔，親愛的人兒……」

我沒有運氣……

和你多見幾面……」

在南方之夜悶熱的黑暗裏，這些哭泣似的聲音令人憶起北方，雪野，風雪的吼吼和遼遠的狼嗥……以後斜眼的女人得了瘧疾，用帆布摺牀把她送到城裏去——她在牀上抖索着，吼叫着，似在繼續唱出關於教堂後園和沙土的小調。

黃色的頭在空中鑽出了一次，就消失了。

我喫完早餐，用樹葉蓋住牀裏的窗，繫好行囊，不慌不忙地跟着前面走的人們的蹤跡走去，山茶莢的手杖叩擊小徑的堅硬的泥土。

我也在狹窄的，灰色的大道上行走，右面搖曳着深藍色的海；好像有看不見的水匠們用幾千隻鋸子鋸它，——白色的鋸屑瀝瀝地奔跑到岸上，爲潮潤，暖和，發出與健康的女人的呼吸相似的氣味的風所驅起。土耳其的帆船左舷側斜，溜到蘇和姆去，張滿着帆篷，像一個神氣活現的蘇和姆的工程師鼓着肥厚的臉頰，——一個極殷勤的人。不知道爲什麼他說「輕些些」時說了「靜些些」，說「雖然」說了「執然。」「靜些些！你執然勇猛，我立刻把你交給警察……」

他愛打發人到警區裏去，現在想起來，大概墳裏的小蟲一定早就把他啃到骨頭了罷。

走路很輕鬆，像騰雲似的。愉快的思念，穿着駁雜色彩衣裳的回憶，在記憶裏領導靜悄悄的環舞；心靈裏的環舞就像海上的浪沫，牠們是在上面的，但是在海底裏卻顯得寧靜，光明和脆弱的青春之希望，在裏面躁躍地浮洄，像海底的銀色的魚。

道路引到海邊，蜿蜒地爬近波浪奔馳的沙灘——樹棵也想看一看波浪的臉龐，從綢帶似的道路那裏俯身相就，好像對遼闊的，蔚藍的水面點頭。

風從山上吹來，——雨要來了。

……樹棵裏有靜靜的呻吟——人的呻吟，永遠親密地摻括人的心靈的呻吟。

撥開樹棵，我看見這包黃手巾的女人，背支住胡桃樹幹，坐在那裏，頭縮到肩上，嘴拉長得十分難看，眼睛瞪出，顯得瘋狂；她的兩手扶著大肚子，那樣不自然，而且可怕地呼吸著，使整個肚腹抽筋似的跳躍著。女人一邊用手扶住，一邊沈重地吼叫，露出狼形的黃牙。

「什麼事？中暑了麼？」——我俯身問她，——她的光裸的腿在香灰似的塵土裏扭轉著，搖著沈重的頭，啞聲說道：

「去罷……不要臉的……去罷……」

我明白了怎麼會事，——我已經看見過一次，——自然害怕起來，蹣跚到一邊去，但是那個女人拉長

了高聲哭喊，從快要破裂的眼睛裏湧出模糊的眼淚，在緊繃的紫紅的臉上流著。

這使我回到她那邊去，我把行囊、茶壺、鉢頭擺在地上，把她朝天推在地上，想驚轉她的膝頭——她推開我，手打擊我的臉和胸脯，像一隻狗熊似的，一面吼叫嘶喊，一面匍匐爬進樹樑的深處：

「強盜……魔鬼……」

手喚不住，她倒了下來，臉碰在地上，重新抽筋般的吼叫，伸長着雙腿。

在熱烈的興奮中，迅速地憶起我對這事所知道的一切，我把她朝天翻轉，把腿弄彎，——胞水已破了。  
「你躺下來，立刻就要生養了……」

我跑到海邊，撿起柚子，洗了洗手，回轉來，——做起助產師來。

這女人扭來扭去，像火上的樺樹皮，用手拍身旁的土地，拔出萎黃的草，就想塞到自己嘴裏去，泥土撒在可怕的，非人的臉上，眼睛兇蠻而且充血，但是胞衣已破，小頭鑽了出來，——我必須抑止住她的兩腿的抽筋，幫助嬰孩，還要留神她將草塞進扭曲的，吼喊着的嘴裏……

我們互相對罵了一小會，——她從牙縫裏說出，我也不用高聲，她——由於痛苦，還大概由於羞恥，我則由於慚愧，和對於她的磨難般的憐惜……

「天呀，」——她嘶聲說，發藍的嘴唇咬破了，而且吐着沫兒，從那好像突然在陽光下褪色的眼睛裏，流出一個母親的難忍的悲哀的豐滿的淚水。她的整個的身軀折斷了，分成兩極。

「你——你去罷，鬼……」

她用軟弱的，脫節的手一直推開我，我勸慰她說：

「傻子，你快生罷……」

真是可憐她，似乎她的眼淚濺進我的眼睛裏去，心被煩惱壓得緊緊的，想喊出來，我就喊道：

「唔，快些呀。」

於是——在我的手裏有一個人——紅紅的。雖然隔着眼淚，但是我看到他的整個身子是紅的，而且已經不滿意這世界，轉動肢體，亂鬧一陣，發出沈默的喊聲，雖然還和母親聯結着。他的眼睛作蔚藍色，鼻子在紅紅的，發紋的臉上塌得扁扁，嘴唇微動，喊着：

「哇……哇……」

那樣光滑，——一不小心就會從我的手裏溜出。我跪着，望着他，哈哈地發笑，——看見他真是喜歡，於是——我竟忘記了應該做的事……

「剪斷它……」——母親輕聲微語，——她的眼睛閉上，臉凹了進去，發出泥土的顏色，像死人一般，藍紫的嘴唇勉強動彈着：

「用小刀子……割斷……」

我的刀子在板房裏被偷去了。——我用嘴咬斷臍帶，嬰孩用渥洛夫省的低音哭聲，母親卻微笑了。我



看見她的沒有底洞的眼睛發出奇怪的光采，閃爍着藍色的火。黑黑的手在裙邊摸索，尋覓衣袋，咬破的，流血的嘴唇發出嚙響：

「沒……沒有……力氣……一根帶子在口袋裏……把小肚臍繫住……」

我取了帶子，繫住了。她微笑着那樣鮮艷，那樣好，我的眼睛幾乎被這微笑眩暈了。

「你歇一歇，我去洗他……」

她不安地喃語：

「你留神——輕輕的……你留神……」

這個紅紅的小人兒並不需要謹慎：他握緊拳頭，哇哇的喊，哇哇的喊，好像挑逗着和我打架。

「哇……哇……哇……」

「你呀，你呀！你應該緊緊地立定腳跟，否則鄰人們會立刻割下你的頭……」

在泡沫似的浪水快樂地鞭打我們兩人，初次浸到他的身上的時候，他喊得特別嚴肅而且洪響；以後我拍他的胸背的時候，他眯小着眼睛，跳躍着，發出尖響，海浪一個跟一個地濺在他的身上。

「喧鬧罷，渥洛夫省的人使勁喊呀……」

我和他兩人回到母親那裏去的時候，她躺在那裏，重新咬緊嘴唇，忍受驅趕胞衣出來的陣痛。雖然如此，我還從呻吟與嘆息之中聽見她作垂死般的微語：